

“帝国的想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帝国的想象：文明、民族与未完成的共同体》研究

“The Illusion of the Empire” and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 Research on *The Illusion of the Empire: Civilization, Nation, and the Incomplete Community*

黄开红（Huang Kaihong）

内容摘要：梁展教授专著《帝国的想象：文明、民族与未完成的共同体》从宏观处着眼、微观处着手，展开对《中国长城修建时》《大莫卧儿帝国旅行记》《想象的共同体》以及《大同书》等作品的分析研究，在全球视阈中描述中西方20世纪崩溃的帝国形象，揭示出西方文明优越感的原因，将未完成的“帝国想象”展现给读者。作者一改以往历史书写中将20世纪仅仅看作是“民族-国家的世纪”的固有观点，提出20世纪应该是“民族-国家与帝国相互纠缠的历史”这一新见解。该书选材独特，观点新颖，为读者深刻解读类似于卡夫卡的《中国长城修建时》这样构思特别的文学作品提供了鲜活范例。

关键词：帝国；共同体；民族；想象

作者简介：黄开红，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游戏理论研究。

Title: “The Illusion of the Empire” and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 Research on *The Illusion of the Empire: Civilization, Nation, and the Incomplete Community*

Abstract: *The Illusion of the Empire: Civilization, Nation, and the Incomplete Community*, a monograph written by professor Liang Zhan, analyzes from a global outlook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empires existing in the 20th century through the descriptions in the following several literary works: Kafka's *Beim Bau der chinesis Mauer*; François Bernier's *Travels in the Great Mughul Empire*, Anderson's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Nationalism*, and Kang Youwei's *A Book of the Great Harmony*. The book attempts to make the readers

realize something concerning a sense of western superiority resulted from so-called superior civilization and the illusion of the empire in the new era. The book is rich in thought-provoking materials and worth depth-reading. It concludes that the 20th century is better to be regarded as a century with the entanglement of the empires and the nations rather than a century of “Nation-State.” The book provides the readers with a lively model to further enjoy some intriguingly conceived literary works such as Kafka’s *Beim Bau der chinesis Mauer* in a more profound way.

Keywords: empire; community; nation; illusion

Author: Huang Kaihong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10, China).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lay theory (E-mail: 13458060290@163.com).

梁展教授的专著《帝国的想象：文明、民族与未完成的共同体》¹（下简称《帝国的想象》），从全球视阈和跨学科角度分别分析卡夫卡的《中国长城修建时》（*Beim Bau der chinesis Mauer*, 1931）、康有为的《大同书》、弗朗索瓦·贝尔尼埃（François Bernier）的《大莫卧儿帝国旅行记》²、本尼迪克森·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2006）等书籍中有关“帝国”“国家”“民族”“文明”“共同体”等话题，突破了相关固有历史观念，提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见解，同时还以一定篇幅介绍了马克思对19世纪欧洲革命时期革命小资产阶级文人领导者的批判。该书认为20世纪的世界历史并非全然是“民族-国家”的历史，而是“帝国与民族-国家相互纠缠”（梁展 3）的历史，同时提醒人们要警惕21世纪披着“自由”“民主”外衣因而更具迷惑性的“自由帝国主义”（梁展 19）。

一、殖民帝国及其思想影响

《帝国的想象》一书开篇论述的是卡夫卡时代摇摇欲坠的奥匈帝国。据相关史料记载³，从建立之初，奥匈帝国就是由奥地利和匈牙利以二元方式组合起来的。到1908年，奥匈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解体分裂成多个国家，同时其部分领土被意大利等多国占领。至于造成帝国分裂的原因，该书赞同意大利的欧洲大学中东欧

1 《帝国的想象》英文书名作为作者拙译。

2 参见 梁展：《帝国的想象：文明、民族与未完成的共同体》，北京：三联书店，2023年，第167页。

3 据保罗·路易·莱热教授1895年出版的《奥匈帝国史》记载，自1867年实行二元君主制以来，奥匈帝国与实行专制政权下的奥地利帝国如出一辙，更多算是一种政治体系，而非一个国家。参见 保罗·路易·莱热：《奥匈帝国史》，李为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年，第7页。

史学家彼得·贾德森 (Peter M. Judson) 的看法。该看法认为, 帝国解体并非族群政治而是另外两个因素所致, 即“其一是在战争期间由大权在握的军官们制定的 (……) 军事管理措施, 严重侵蚀了曾经受到普遍拥护的战前体制的合法性; 其二是帝国的治理网络濒于崩溃” (梁展 7)。该书借分析卡夫卡的小说《中国长城修建时》的情节, 表达作者对上述两个、特别是第二个即“帝国的治理网络濒于崩溃”因素的赞同。该书认为《中国长城修建时》故事的核心是主人公对帝国前途的忧虑, 小说的创作受到尤利乌斯·迪特马 (Julius Dittmar) 游记《在新中国》 (*Im Neuen China*, 1912) 的影响。¹迪特马的游记重复了当时西方流行的“东方主义”话语, 但迪特马本人则同情当时逐渐衰微的中华古文明。卡夫卡在小说中正是在这个基调上表达对濒临崩溃的奥匈帝国未来的忧虑的。

在谈到有关英帝国以所谓帝国“文化使命”的名义改变殖民治理方式时, 《帝国的想象》例举了戏剧家和费边社的领袖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以“健康的帝国主义”为题发表的政治讲演。萧伯纳认为英国不应单纯依靠殖民地经济和国外劳动力过活, 而应该对内实行福利改革, 对外坚持维护英国海外利益的政策, 以仁慈的方式来管理诸如印度这样的海外殖民地, 并通过提升当地落后种族文明等级的方式来维护英国作为一个文明种族的实力和形象, 以期获得帝国殖民统治的合法性。²该书还引述了英国政治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霍布森 (J. A. Hobson) 在《帝国主义》 (*Imperialism: A Study*, 1902) 一书中首次提出的观点。该观点认为, 驱使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海外殖民扩张的动力是资本家想要寻求海外市场和投资机会。霍布森还区分了萧伯纳的“健康的帝国主义”与应当予以批判的“不健康的帝国主义”, 即“健康的帝国主义”致力于对“低等种族”的保护、教育和自我发展, 而“不健康的帝国主义”则将被殖民的种族当成“活的工具”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³

在探讨殖民主义思想对被殖民地思想的影响部分, 该书主要分析了康有为《大同书》所援引的西方知识谱系, 认为“殖民力量不仅能够生产出殖民主义知识形式, 而且能够在被殖民的土地上创造出新的殖民主体” (梁展 12)。启蒙运动以来, 在西方编纂的各种百科全书中, 都可以看到殖民话语

1 迪特马的《在新中国》重复了同时代在西方人中间流行的“东方主义”话语, 但他对中国古文明的覆亡抱有同情心。参见 梁展: 《帝国的想象: 文明、民族与未完成的共同体》, 北京: 三联书店, 2023 年, 第 41-42 页。

2 所谓“帝国殖民统治的合法性”, 就是指下文中例举的霍布森将萧伯纳的“健康的帝国主义”看成是一种致力于对“低等种族”的保护、教育和自我发展的力量, 从而使“健康的帝国主义”为提升“低等种族”文明程度的行为合法化。参见 梁展: 《帝国的想象: 文明、民族与未完成的共同体》, 北京: 三联书店, 2023 年, 第 10 页。

3 参见 梁展: 《帝国的想象: 文明、民族与未完成的共同体》, 北京: 三联书店, 2023 年, 第 10 页。

的权力无处不在，如为了凸显西方白人种族优越的人种学，法国地理学家布戎（Conard Malte-Brun）提出与人种等级相对应的人类文明三阶段（野性民族、蛮族、文明民族）作为文明的标准，并以西方（欧洲）白人种族为“文明民族”，其他地方的种族则为“野性民族”或“蛮族”。可见，西方所谓的“中立”“客观”和“普遍”的知识，正是福柯意义上的殖民权力运作的结果。

二、帝国及其反叛的“幽灵”

在《帝国的想象》第三部分，作者讨论了法国自由思想者贝尔尼埃的《大莫卧儿帝国旅行记》，认为贝尔尼埃在书中传递出的对17世纪东、西方国家中的宗教、风俗，特别是政治观点的看法，对莫卧儿帝国的赞誉和对路易十四委婉的讽刺，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反例，也为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素材，甚至还有一定意义上推动了18世纪中期“西方的崛起”。由此来看，人们普遍把近代西方能够赶超东方的原因单纯归咎于独特的“欧洲奇迹”的历史叙事神话，已不攻自破了。

在“帝国与反叛的幽灵”部分，《帝国的想象》介绍了马克思对1848年以前欧洲一系列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的分析、批判和总结，其中重点涉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领导者和波西米亚文人的批判。该书辩证地讨论了马克思的论述方法，认为马克思的重心就是针对当时欧洲现实政治所展开的猛烈的意识形态批判，而不是为过往的历史寻求某种合法性依据。马克思首先送给这些小资产阶级领导者一个“密谋家”的名字，指出这些人做的事情“超越了革命发展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之作”（梁展 210）。之后，马克思指出，小资产阶级的密谋家们不仅醉心于发明那些具有魔力的武器，而且还将旧革命的幽灵纷纷召唤出来，希望它们能够在革命危急关头及时显灵，赋予他们以神奇的力量，从而把“懦弱”的自己装扮成领导革命的英雄。¹

马克思既批判了“密谋家”，又批判了“浪荡汉或波西米亚文人”，即一群持有“（……）将政治审美化”（梁展 230）态度并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此外，该书还谈到了马克思对施蒂纳（Max Stirner）极端利己主义哲学关于“自我的发展就是自我神圣化的过程”（梁展 242）的批判，将小资产阶级把人生在世的享乐看作是神圣之道的精神本质彻底揭穿，同时又打破了小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幽灵”之梦。该书将波德莱尔（Baudelaire）作为波西米亚文人的代表，用来说明小资产阶级文人不仅喜欢“英雄主义”色彩的画卷，而且还乐于亲自上台扮演英雄的角色。然而，当面临真正的革命战斗时，他们就不再认真表演，自己也

1 参见 梁展：《帝国的想象：文明、民族与未完成的共同体》，北京：三联书店，2023年，第247页。

化身为“幽灵的幽灵”（梁展 247）而到处游荡了。当革命遭受失败后，这些人就会绝望而蜕变成幽灵。这说明了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缺乏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勇气和坚定行动。

三、民族主义与自由帝国主义

《帝国的想象》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探讨了自由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在该书最后一部分的开头，作者讲述了《想象的共同体》所涉及的民族或共同体认同问题。在中国海关工作了25年之久的爱尔兰人西姆斯·安德森（Shaemus Anderson），虽然对中国有一定的情感认同，但始终未能真正融入到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之中，只是将中国当成暂居之所。他的这种情况被《帝国的想象》作者称为“在差异当中”（in-difference）的一种存在感，“而作为共同体的经验则来自家乡爱尔兰”（梁展 268），因为西姆斯·安德森从小深受爱尔兰民族主义神话般人物查尔斯·帕内尔（Charles Parnell）精神的影响，从小就融入了对爱尔兰的民族认同。因此，即使他的叔父面临被爱尔兰共和主义者驱逐出境而危及整个家族利益之时，他仍然为爱尔兰的独立运动辩护。

该书认为，“西姆斯·安德森身上似乎体现了《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提出的现代民族主义形成的核心过程，将爱尔兰民族想象成一个有限的民族主权者，它摧毁了欧洲18世纪主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即‘神授的、等级制的王朝国家’所奉行的君主制”（梁展 271）。“民族主义主体跨越了世代、时间的历史将民族想象成一个政治共同体”（梁展 271），从而导致《帝国的想象》作者形成自己的新看法，即“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被压抑者复归的过程”（梁展 272）。西姆斯·安德森虽然出生在爱尔兰，但长期在殖民地为英帝国工作，因此在举家回爱尔兰定居时，遭到了邻居们的质疑，被认为是“势力鬼、半英国人和新教徒”（梁展 272）。关于民族共同体想象的前提因素问题，该书引用了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借用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观点，认为分清敌友才是民族共同体想象的前提，而安德森一家在家乡是被邻居们当成敌对者看待的，因而他自认为属于爱尔兰共同体一员的想象只是他自己的想象。

该书在民族主义认同这部分所选的另一例，也是一位中国海关外籍官员，名叫赫德（Robert Hart）。赫德出生于爱尔兰北部信奉新教并且亲英国的地方，他反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将爱尔兰从英帝国分裂出去的运动，看重自己祖辈作为英帝国殖民者的优越地位。在清朝慈禧太后最后一次诏见他并赏赐他礼物时，他反应冷漠，未表现出象接受维多利亚女王任命时的“无上和绝无仅有的荣耀”（梁展 275）。该书认为他的这种表现表征着“不平等的主权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两个主权间的距离”（梁展 276）。这些观点说

明,赫德是怀着一种殖民者的优越感在被殖民地政府工作的,他不会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以上所举安德森和赫德的例子表明,任何有“主权欲望的世界公民式的升华绝不能脱离国家/民族”(梁展 276)。正如该书所归纳的那样,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远非一种对共同体的想象,而是根植于地域、历史、政治、文化、宗教、种族乃至人生境遇的差异之中,并伴随着各种不同的政治想象和主权(君主主权和人民主权)想象的结果。

《帝国的想象》最后一部分,论述了有关《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尼迪克森·安德森和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相关的经历和他本人对此研究的情况,以及安德森本人对当今世界自由帝国主义的深刻思索。安德森的身份认同较为复杂,他“出生在中国,在三个国家长大、持爱尔兰护照、居住在美国,却从事东南亚研究”(梁展 278)。他在进行东南亚研究期间,从偏左派的立场出发,由衷地赞赏苏加诺将军的民粹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信传统爪哇文化能够帮助印尼顺利度过“指导民主制”(梁展 279)带来的社会危机。但1965年2月美国入侵越南以及同年10月1日印尼爆发的“九三〇运动”等重大事件,这让安德森对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美好未来想象遭受了沉重打击。安德森在康奈尔大学的导师乔治·卡辛(Goerge Kahin)曾亲历过1948年印尼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民族独立革命,同情印尼的民族主义事业,并从一个研究者和偶然参与者转变成了一个积极参与者。安德森也同样接受了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将东南亚诸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与他家乡爱尔兰独立运动相联系,认为东南亚各个民族都是经历了漫长而残酷的斗争才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因而产生了由《帝国的想象》作者首次提出的“跨民族的民族主义政治情感认同”(梁展 281)心态,使安德森将印尼当成了自己的国家,而他也变成了“某种类型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梁展 281)。但是,1965-1966年的印尼政变迫使安德森和卡辛等学者去探究其深层原因。安德森和同事经过细致调查,在很短时间内就写出了一份临时性分析报告,认为这起事件是“军队内部事件”(梁展 282),这与官方公开宣称印尼共产党是事件幕后主使的结论完全不同。由于该报告不慎外泄,引起了印尼政府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不满,导致了安德森和卡辛被禁止进入印尼26年,而且该事件后来还演变成美国和西方世界知识分子之间有关左右之争的“康奈尔文件”事件。

该书认为,在分析1965-1966年印尼政变的原因时,安德森“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详细描述了来自爪哇岛不同地区的印尼军人的族群特征、历史渊源和文化差异,把由此造成的各方敌意、冲突和斗争认定为国家政变的根源”(梁展 284)。该书认为,安德森关注到通常被研究者忽视的军人在印尼国家和政治中的突出作用,以及印尼军队的“持续动荡和复杂性”(梁展 284),而这点正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揭示苏哈托政权阶级基础之所在,表明安德森有可能受到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852) 的影响。但他另辟蹊径, 从士兵的族群和文化构成来分析印度尼西亚的政治, 开创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先河。

该书指出, 在研究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上, 安德森通过分析荷兰和日本殖民下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之后, 认为“印尼民族主义的兴起并非源于西方殖民者带来的启蒙理念, 而是自身传统文化发展的结果”(梁展 304)。不过, 早期的安德森对印尼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看法迥异, 他当时认为日本殖民者弥补了荷兰殖民者留下的缺口, 扮演了引导印尼回归自身文化和政治传统的角色, 相信正是日本引导印尼走向独立之路并最终获得独立。而安德森后来的研究表明, 印尼的民族独立是印尼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 正如一位印尼作家所说, “赋予印尼国家生命的独立宣言完全是印度尼西亚人的事情”(梁展 313)。该书认为, 由于安德森大多是从宗教和精神而不是从经济、资源和政治等方面切入问题, 在民族主义等问题上安德森表现出了其阶级局限性。

综上, 梁展教授的《帝国的想象: 文明、民族与未完成的共同体》借助对四部文学作品及大量资料的研究, 揭示了20世纪殖民帝国崩塌的原因, 分析了东、西方文明的联系和分歧, 揭露和批驳了所谓“文明”“自由”“民主”等西方话语体系的复杂性、欺骗性和霸权性。20世纪以来, 随着许多被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 殖民帝国统治方式也随之发生调整, 这主要体现在英国布尔战争时期就开始形成的自由帝国主义学说, 即安德森主张的“以西方文明的使者身份教导后殖民地国家与殖民者相互谅解、合作甚至联合”(梁展 19)。不过, 该书归结出“以自由帝国主义的想象来克服殖民主义的后果只能是一种再殖民化的行径”(梁展 351)这一结论, 因为这种自由帝国主义思想如今俨然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辩护的工具, 这就为强权资本主义国家借“自由”、“民主”之名来掠夺发展中国家利益之实。

Work Cited

梁展: 《帝国的想象: 文明、民族与未完成的共同体》。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年。

[Liang Zhan. *The Illusion of the Empire: Civilization, Nation, and the Incomplete Community*. Beijing: Shenghuo·Dushu·Xinzhi Joint Publishing House, 2023.]

保罗·路易·莱热: 《奥匈帝国史》, 李为为译。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9年。

[Leger, Paul Louis. *History of the Austro Empire*, translated by Li Weiwei. Beijing: Sino-Culture Press, 2019.]